

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李后主浮生记

杨书案著



李后主浮生记

内 容 提 要

在我国历史上，南唐后主李煜是绝无仅有的以词人兼有帝王身份的独特人物。他袭位时，赵匡胤已经黄袍加身建立宋朝，“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鼾睡”？在国势奄奄不振、社稷岌岌可危之际，他委曲求全，厌弃政事，纵情声色，沉湎文墨，特别是当国破被掳北上汴梁之后，寄人篱下，苟全性命，回首故国，缅怀往事，以其充满真情至性的清词丽句，千载而下盛誉不衰。但词也带给他以不测之祸，最后还是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了。

李煜可谓官场外行，词坛里手，他的浮沉、得失，是非和功过，广大读者当有各自的评说。

·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·

李后主浮生记

Lihouzhū Fushengjì

杨 书 案 著

出版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（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）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安平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

10印张 224,000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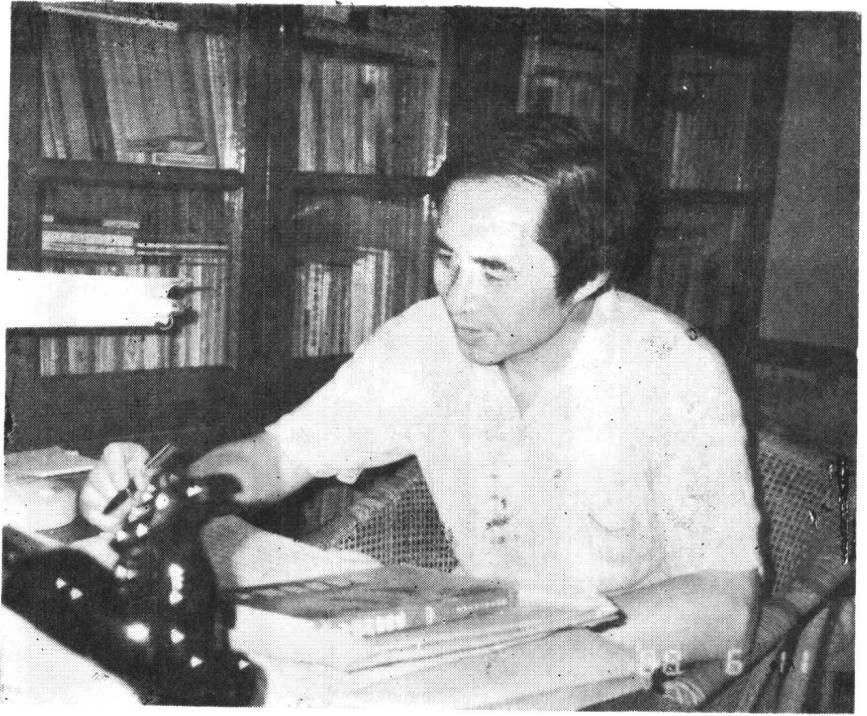
1989年6月第1版

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100

ISBN 7—5302—0122—0/I·121

定 价：5.90 元



杨书案

1956.10.10

“今晚，你怎么啦，怎么专往不吉利的方面想？别忘了，七夕是我的生日，该一点祝福我的吉利话吧。”

是啊，今晚我怎么了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我，摆也摆不脱。也许，我真不该在这个喜庆的节日，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

“女英，你看，银河上面起了一盏白光，那是喜鹊搭的桥吗？可是，织女呢，怎么看不见她在河边牵引织机，纺纱织布？”

女英抬起头来，见李煜扬起来一指天河的手是空的，慌了，忙问：

“你手里的药呢？”

“药，我已经吞服，织女呢，在哪里，怎么看不见？”

女英疯狂地拍打李煜：

作家手迹



南唐后主李煜



娥皇弹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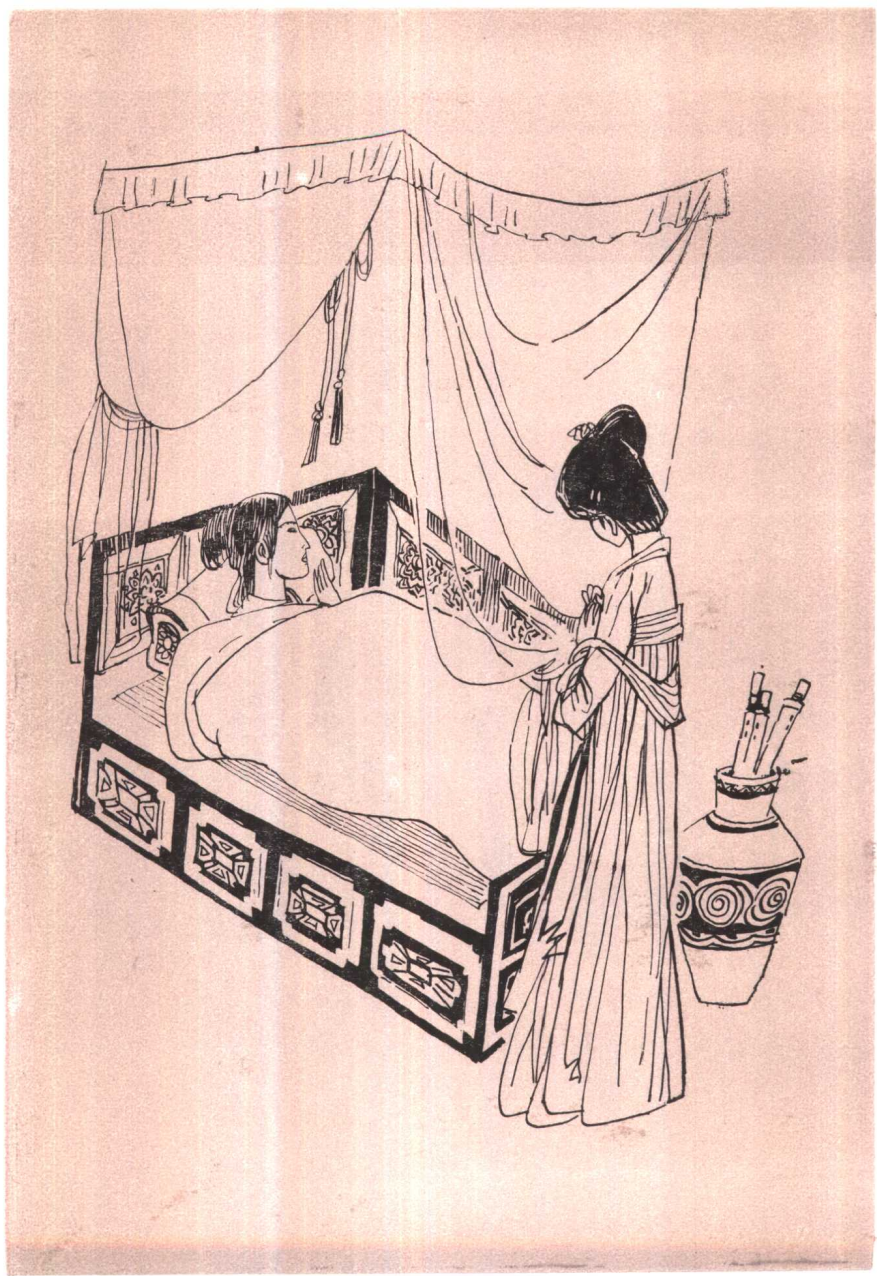
女英赴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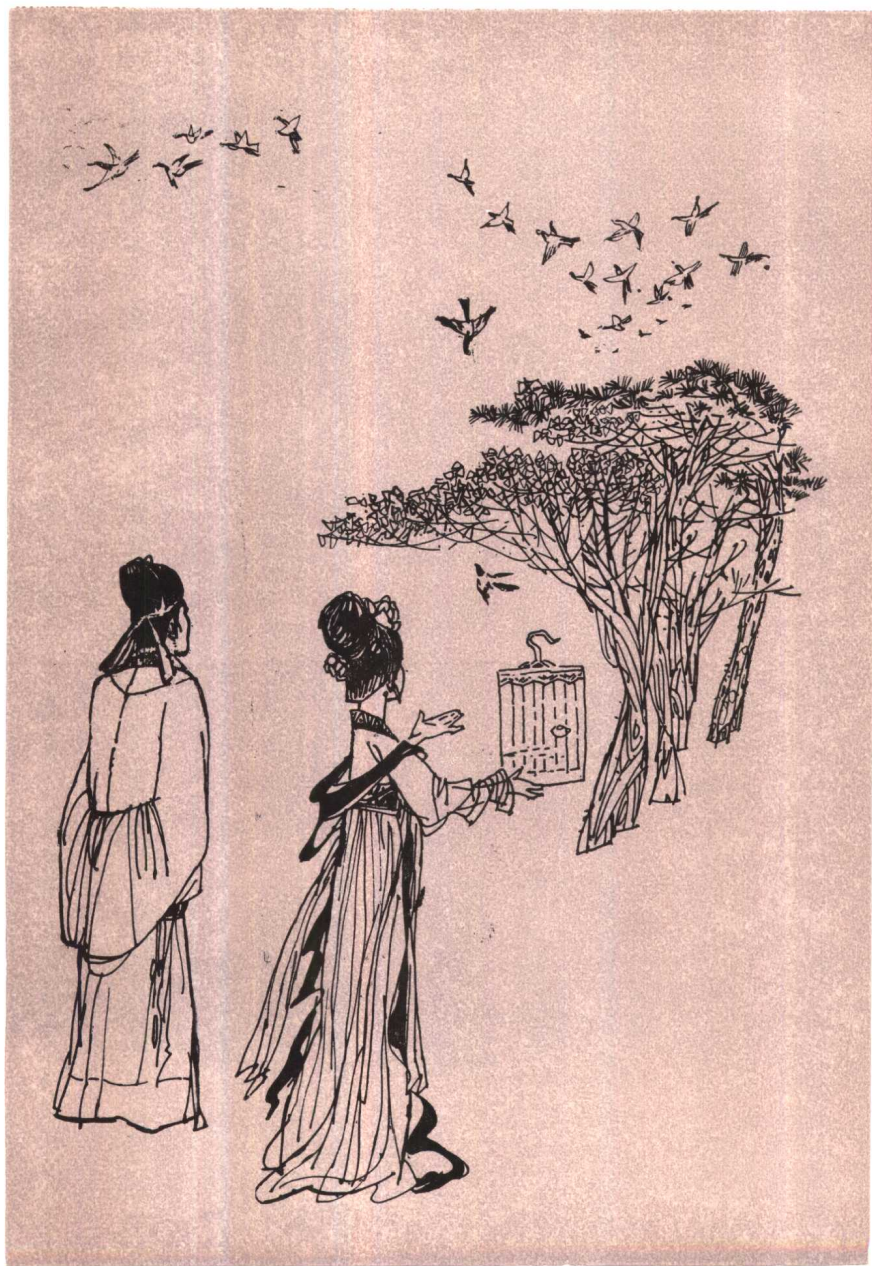
盲娘



妃子黃氏焚書



女英探视娥皇



女英放鵲



李冠折箫

一个镂空精细的沉香木架，上面悬吊一块同样镂空精细的、绿莹莹的玉磬。玉磬长尺许，宽不足半尺，小巧玲珑，放在案头正合适。

玉磬正面镂空四个篆字：聊代清耳。

击磬的小木槌，也是沉香木的。

李煜拿起小木槌，敲敲玉磬，声音清越，象秋天的鹤唳。还有一股淡淡的香气，不知是声音传出的，还是木槌传出的。

他尝读佛经，中有“醍醐灌顶”之说。醍醐制自牛乳，为奶酪之上品，世间上味。佛家以禅机启人顿悟，就象醍醐灌顶。“岂知灌顶有醍醐，能使清凉头不热”。

“清耳”这两个字用得好。醍醐灌顶，玉磬清耳。

听内侍说，玉磬是润州（今江苏镇江）本起寺

一位女僧献的。它本是女僧案头常用之物，只要有世俗人来寺，听了世俗语言，她便要起身击玉磬清耳。如有俗务烦扰，便读词章清心。她将家传玉磬进献宫廷，说是钦佩国主清词丽句。问她最喜欢国主的什么词，她说，最喜欢《清平乐》：

别来春半，触目柔肠断。砌下落梅如雪乱，拂了一身还满。雁来音信无凭；路遥归梦难成。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。

似乎，父亲元宗朝有位叫李建勋的宰相，也有一个玉磬，磬声极其清越。堂上来客说话秽俗，便急起击玉磬数声，叫做清耳。这女僧的做法和当年李建勋的做法，何其相似乃尔。

李建勋是个极明达的人，年齿未衰，便急流勇退，称病告老。晚年营亭榭于钟山，寄意泉石，赐号钟山公，妻子自号钟山老媪。

他弃世二十多年了吧？据说，临死遗言：时事如此，我能保全身首归九泉，万幸了。我死之后，用素布装殓，不要筑坟立碑，以免它日遭掘毁之祸。

这些话，当朝的人听了会不舒服，但的确是明达有识的话。二十年过去了，据说，现在已经无人能辨识他的坟墓了，钟山空留下他住过的亭榭。

时事比二十年前更加艰难，李建勋的遗言，更觉得警辟，可是，自己却身不由己，实在可叹。

李建勋身后寂寞，听说，只有一个女儿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景况如何。

忽然联想，这女僧莫非就是李建勋的女儿，这玉磬莫非就

是当年李建勋清耳的玉磬？但立即苦笑摇头，不大可能，一个宰相府的金小姐，怎么会去当尼姑呢？不过，应该派人去察看察看。李建勋的女儿现在怎样了，一代贤相的后裔，应该关照关照。

那女僧什么来历？有这样清操，看来不是等闲之辈，但为什么遁身空门，有什么坎坷身世？《清平乐》为怀念弟弟从善入宋不归而作，她偏偏对这首词倍感兴趣，也许家事也有什么不幸。应该派官使去润州本起寺，给女僧一些赏赐，送她一幅御笔亲写的《清平乐》词，以奖赏她进献清耳玉磬。这样一来，也许能解开一个谜，这女僧究竟是不是李建勋的女儿，或者和李家有没有什么瓜葛。

李煜摆开笔墨纸砚，给女僧写那首她最喜欢的《清平乐》。

他留意笔札，所用文房四宝，都是极考究的。

他现在用的笔，叫“点青螺”。当年，昭惠后善音律，也能写小词；这笔，是专门为她定做的，由宣城著名笔匠诸葛氏制造。昭惠后下世，他自己用这支笔，一来有一种亲切温馨之感；二来这笔也实在好写，用了多年，还象新的，没有脱断一毛，笔毫展开，刷刷一崭齐，锋毫柔韧，犀利不秃。

他的砚池很多，眼前这个宝石砚山，径长不过咫尺，前耸二十六峰，都大如手指，不假雕琢。他把这些天成石峰命名为华盖峰、月岩、方坛、玉笋、翠峦。有上洞下洞，三折相通。有龙池，遇上天阴下雨的日子，自然津润滴水。这砚由著名砚工李少微用天然奇石制成，李煜很喜欢。便将李少微擢拔为宫廷砚官。

砚旁的墨锭，双脊龙形，为墨务官李廷珪造。当时有贵族偶然将廷珪造的墨丢失水池中，以为经水已坏，不再捞取。过

了月余，家人临池取水，又将金器坠入，这才叫善泐水的下池捞取。不但捞到金器，还捞到了墨锭。这锭墨剑脊圆饼形，光色不变，表里若新。从此，李廷珪名声大噪，廷珪墨开始为世人宝藏，本人并被荐入南唐宫，担任墨务官。廷珪歙(shè舍)县人，和砚官李少微同乡，他初姓奚，后赐姓李氏，可能李少微也是赐姓。

李煜蘸墨写词，笔法瘦劲，写到“雁来音信无凭，路遥归梦难成，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”，完了，颓然掷笔。

前年冬天，宋灭南汉，屯兵汉阳，摆出进兵南唐的架势，金陵人心惶惶。李煜心里惊恐，即派弟弟从善赴汴朝贡，上表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。从善一去，便被宋太祖留住不放，实际上做了人质。

从善排行第七，与李煜同母。自父亲元宗起，皇室子弟多爱文学，而他却尤喜武略。父亲是很爱从善的，哥哥弘冀死后，有大臣劝父亲立从善为太子，以长幼有别，父亲没有同意立幼，而立年长的李煜为太子，但私心还是爱怜从善。父亲去世那一年，迁都南昌，让李煜留守金陵，而要从善率扈从诸军随驾。父亲在南昌病危，临终，从善曾怂恿随驾大臣在父亲面前讨遗诏，立自己为南唐国主。据说，这种私愿遭到大臣拒绝而未成。后来，从善扶棺回来，见了李煜不免面有惭色，而李煜却并没有放在心上，甚至心里以为，如果大臣请命，父亲临终遗诏，命从善继位南唐国主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也许，南唐国事因此改观，国力从此振兴。

所以，他一如既往，对这位弟弟情好弥笃。自从善被宋太祖强留汴京，时刻思念着他。不久前，又派人使宋，请求赵匡胤放从善归国。使者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也不知道事情结果如何。正想